



海报设计:高峰

初夏的费县,清风裹挟着草木的清香。登上686.2米的大青山,绵延山峦间,一碧千里的树木覆盖着起伏的沟壑。

84年前,这里曾回荡着无数青春的呐喊——1941年冬的大青山突围战,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第一分校学员为主体,谱写了山东抗战史上悲壮而英勇的篇章。

记者 路董萌 岳致呈
李岩松 郭辰昊 陈晨

六千儿女的生死突围

大青山坐落于蒙山东麓,地形复杂、山势陡峭,是费县、沂南、蒙阴三县交界处的最高峰。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沂蒙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八路军第115师司令部、抗大一分校、大众日报社等重要单位驻扎于此,成为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与精神堡垒。

“抗大一分校5000余名学员中,能持枪战斗的仅600人,多为第五大队军事干部。”中共沂南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刘英介绍,1939年11月,抗大一分校校长周纯全、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培南率队从太南出发,跋涉3000余里,于1940年1月抵达沂南孙祖、东高庄一带。“与山东本地的抗日军政学校合并后,学员规模达5000余人。”

1941年11月初,日军调集5万余人,开始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近两个月的“铁壁合围大扫荡”。根据地军民团结奋战,粉碎了敌人的合围。11月29日,抗大一分校奉命返回大青山地区恢复教学。同时,八路军115师准备于绿门山一带打击敌军。为保证机关安全,命令非战斗人员向大青山地区转移。

11月30日拂晓,八路军第115师后方机关、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等千余名转移人员抵达大青山东北地带时,不慎误入敌军伏击区。“被围人员多为非武装人员,敌人配备重炮、装甲车,而我们的学员手里最好的是缴获的‘歪把子’机枪和自制手榴弹。”费县县委原党史研究室主任张乃军感慨道。

“危急关头,周纯全果断指挥五大队和警卫连抢占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敌人。在他们的掩护下,被围军民迅速向西突围,进入大山深处。”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馆的沙盘前,张乃军的手指划过陡峭的山脊。“数千人的队伍奋力越过黄草关河,向塔山方向突围,最终得以脱险。”

少数人的牺牲换取了绝大部分人员安全突围。张乃军望着沙盘,轻声说:“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赌胜利,赌赢了。”

用生命堵住敌人枪口

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馆内,生锈的步枪、染血的绑腿、带缺口的刺刀,每一件文物都在诉说着从凌晨到黄昏的惨烈厮杀。掩护突围的战斗中,五大队二中队打得异常艰苦。

指导员程克带领40多名学



张乃军讲述大青山突围战细节。

员,在大青山梧桐沟北的一个山头,阻击从北面进攻的敌人。任务完成后,程克带着剩下的17个学员边打边撤。“子弹打光了,就搬起石头砸。”张乃军的声音沉了下去,终因寡不敌众,18位勇士壮烈牺牲。“后来找到程克时,他嘴里还咬着个日本兵的耳朵。”

“突围途中,山东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双腿负重伤,让警卫员带同志们先走,自己用最后一颗子弹殉国;他的妻子辛锐怀着身孕,为了不拖累战友,毅然拉响手榴弹。”沂南县革命烈士陵园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左安华的声音带着哽咽,“这对夫妻的青春,永远定格在了大青山。”

纪念馆内,一个特殊的展柜前总围着驻足的参观者。展柜里陈列的78件物品,全都来自当年大青山突围战的幸存者傅泉。这位抗大一分校文工团的老战士,老家远在河南巩县,却把一辈子的情感深深扎根在了沂蒙山这片土地上。

“我和傅泉是多年的好友,他每次回费县,都会提前打电话告诉我。”张乃军回忆,“他每次回来,都会带着鲜花去战友的墓前祭奠,一边流泪一边念叨:‘我是傅泉,现在都当爷爷了。你们要是在,也该抱孙子了……’”

从1992年到2018年,傅泉曾14次重返大青山。“他最后一次来,拄着拐杖,还在唱当年的歌。”张乃军说,2023年,家人按他的遗愿,把他葬在了这里,“他说,要陪着没能看到今天的战友。”

正是这样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为大部队突围争取了时间。“这场战斗的胜利,不仅保存了山东抗战的有生力量,更彰显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抗争精神。”张乃军的话语坚定有力。

穿越时空的精神密码

6月中旬,记者走进沂南县孙祖镇东高庄村,老人们坐在马

扎上惬意地晒着太阳,妇女们排练红色情景剧的声音整齐划一。阳光照射到抗大一分校旧址的石碑上,发白的字迹镀上一层光晕。东高庄村党支部书记麻厚波望着精心打造的实景数字生活剧场感慨:“当年抗大学员居住的地方,如今成了传承红色基因的课堂。”

正是在这里,歌曲《跟着共产党走》诞生了。“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一首歌57个字符,如何化作穿透百年风雨的不灭光芒?

中共沂南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刘英介绍,时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受中共山东分局委托,大众日报编辑沙洪和王久鸣共同创作了《跟着共产党走》。“两人在看护庄稼的窝棚旁开始创作,沙洪先作词,王久鸣再谱曲,每人只用了10分钟。”那一年,王久鸣22岁,沙洪27岁。

刘英哼着调子,“那时候抗大学员们天天唱,老乡们听着听着也学会了,田埂上、场院里,到处都是这歌声。”1949年开国大典上,军乐队奏响了这首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改成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歌声里的劲儿,一点没变。

85年后,当游客在东高庄村的实景数字生活剧场里再次听见那熟悉的旋律,纷纷起身伫立。时光浩荡流转,而歌曲所承载的力量,依然在人们心中共振。

大青山革命烈士陵园的纪念碑前,左安华正擦拭着碑上的名字。“这上面有名字的,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烈士,连家乡在哪里都没人知道。”左安华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帮烈士寻亲,目前已经30多位烈士‘找到’了家乡。以后,我们还会一直找下去。”

大青山不语,却见证着青春的力量永远滚烫;沂河水长流,正吟唱着英雄的故事代代相传。那些在战火中永远定格的年轻身影,已化作大青山巅不灭的星辰,永恒地照耀着后来者前行的征途。

3010页档案、194分钟影像、312张照片、12张明信片、8封信件 侵华日军细菌战暴行再添铁证

80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今年8月15日,也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建馆40周年、新馆对外开放10周年,一批日本细菌战新罪证新史料正式公布,包括3010页档案、194分钟影像、312张照片、12张明信片、8封信件。

1933年,侵华日军在中国哈尔滨设立七三一部队,秘密地进行细菌武器研制,准备并实施细

菌战。七三一部队的建立及膨胀得到了日本政府、日军大本营、日本关东军、日本医学院校的勾结与配合,充分证明日本细菌战是自上而下有组织、有预谋的国家犯罪。随后,在七三一部队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侵华日军相继建立了多支细菌战部队,这些部队在“防疫”和“给水”掩护下,秘密进行细菌战,并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活人实验,犯下了史无前例的反人类暴行,给多国人民造成了

深重的灾难。多年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加大史料证据搜集力度,面向全球搜集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证史料。经过30余年的不懈努力,共搜集罪证档案文献资料超过30万页。

本次公布的新罪证史料总计3010页,影像194分钟,照片312张,明信片12张,信件8张。从组织机构上看,涵盖了日本陆军军医学校、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侵华日军第一六四四部队、侵华日军第八六

〇四部队、侵华日军第14防疫给水部、侵华日军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等。从内容上,涵盖人事记录、日常生活、病理解剖、摄影班、作战手册等。以上史料多为首次公开,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进一步固化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链。

本次公布的新罪证史料呈现具有直接证据、罪证补充及内容完整的特点。一是直接揭示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客观存在、整体形制、部队规模、人员构成等历史

细节问题。二是呈现日本侵华细菌战部队犯罪体系,进一步证明了日本侵华细菌战部队在其建立和扩张过程中得到了日本政府、日本大本营、日本关东军、日本医学界的勾结与多方配合,这充分证明了日本细菌战是自上而下有预谋、有组织的国家犯罪。三是从口述影像、文字档案、历史照片、罪证实物四方面进一步印证并固化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反人类暴行。

综合新华社、央广